



东方女教父

DONGFANG
NUJIAOFU

秋 阳 著

(黔)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彭念谷

封面设计 徐学廉

东方女教父

秋 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JSBN7-221-03425-7 / I · 582 定价 7.80 元

第一章

1

广阔的大海银波闪烁，雪白的浪花拍打着顽岩。橙黄、鲜红的游艇在远处飘浮。岸边的小径，通向梦幻般的香港市区，舒缓的乐曲，笼罩着恬美如画的海天风光。

嫩绿的枝叶，在春风中摇曳。一位苗条的姑娘走来了，她穿着鲜红的太空衫和雪白长裤，白色的乔其纱巾衬托着她微笑的美丽的脸庞，她一径走进座落于海滨的“白鹭晚餐俱乐部”里，环目四顾后，在一个胖得如白象般的老头子对面坐了下来。

姑娘名叫朱丽莲，新加坡华裔，芳龄二十五岁。她那身着鲜红太空衫的身体，像一团燎人的火焰，洋溢着迷人的青春气息，那水汪汪黑澄澄的眼珠和颇具性感的朱唇，又给人以自信成熟的感觉。

坐在朱丽莲对面的，名叫笠原次郎，日本驻港商人，在香港经营一家“富士商场”，专门经销日本电器和日用品。不过，这仅仅是他公开的身份，除此之外，他还干着骇人听闻的秘密勾当。这时候，他停止了狼吞虎咽，举着威士忌，痴傻般地望着朱丽莲。“什么时候掉下来这样一位美人儿？”他的目光贪婪地扫视着朱丽莲全身，仿佛要把她剥光似的，以此来满足他内心那陡然升起的欲火。

“看什么呀？”朱丽莲莞尔一笑。“不认识了么？我是佳美

洋子呀！”

“佳美洋子？”笠原次郎陷入了迷茫之中。哦，他终于想起来了。在前年的港姐选美大赛中，她跻身于前五名，当时，就是他为她颁发的奖金，过后，他还邀请她跳过舞呢。他已记不清在选美赛中她的真实名字，只是在跳舞中，他才从她口中得知，她说她不是中国人，也不叫那个名字，她是个日本人，叫佳美洋子。当时，他极渴望把这个风流一时的佳美洋子搂入怀中，可惜的是，自那次跳过舞之后，她就从繁华的上流社会消失了，这，害得他差点没得相思病。睡梦中，总见到她那丰满迷人的身段，甜美的笑靥；总觉着自己还捏着她那温温软软的小手，婀娜多姿的蜂腰；总嗅到她那夺人心魄的体香。他一生中，不知玩过多少个俊美的女人，为什么总对这样一个女人耿耿难忘呢？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种占有欲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渐渐在他脑海中淡漠下来。但是，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差点儿没喜得痰塞喉咙。

“怎么样，日子可过得如意？当了大明星了吧？小姐如今在哪个影视公司供职？”他知道，一般选美赛中的佼佼者，总不愁职业，她们都是广告公司和影视公司的抢手人物。

朱丽莲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道：“先生难道还不了解香港这个地方？办任何事情都得有钱有靠山有权势才成呵！像我这样单身从日本来这地方谋生的女人，凭什么打开局面呢？光凭爹妈给的一点点姿色，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哇！”

“好呵！这位佳人，算是被我笠原搂定了的啦！”笠原心中一阵暗喜，喝干了手里的威士忌，喜形于色道：“我们都是

同乡人，是应该相互照应的啦！这样吧，你要干什么，选中了职业，我保证把你捧红就是了。”

他俩越谈越投机，又要了些酒茶，一边漫谈，一边开怀畅饮。笠原不时地把手伸过桌面去捏捏朱丽莲的手。那脚，也极不规矩，不时在桌子下面对她的腿进行骚扰。

在他俩旁边的餐桌上，有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在啃牛排，喝葡萄酒。这两人都是笠原雇请的暗中保镖。他们一边吃喝，一边不时用眼睛斜视忙于调情寻欢的主子。

笠原切腊肠时故意弄掉了手中的刀叉，借机弓下身子去拾刀叉，却把手伸向朱丽莲的大腿，朱丽莲立即将双腿紧缩，脸上飞起一片红云。但笠原的那只手还是顽强地伸向了她那诱人的部位，虽只一刹那，手指也感到了她那大腿间的温暖。

她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肌肉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眼光透过桌布，向下俯视，和他那欲火难耐的眼光相撞，尔后丢给他一个媚眼，连同桌凳后退了一点，故作镇静地问道：“拾起了吗？这样，不有失身份吗，找侍者换一把得了。”

笠原显得有些尴尬，起身正襟危坐，笑道：“何必呢？这样不是挺好吗？”

朱丽莲朝笠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笠原点了一支烟，挺过身子轻声和她耳语道：“说实话，我有好几个情妇，她们都是十分漂亮的。中野惠子、加代子、由田美子这些日本走红的电视影星，和我都有过那种关系，她们的走红，也都得力于我。说心里话，我和她们的交往，都只是为了消遣消遣一下而已。可不知为什么，自那次认识你以后，竟被你给迷上了。我敢打赌，今后，有我的资

助，你一定会成为亚洲最走红的明星。你相信吗？”

由于酒精和情欲的作用，笠原脑海中早已把这位佳人和他在床第间寻欢作乐的舒心画面一次次上演开来，那色迷迷的双眼，此刻遍布血丝。

“是吗？那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试想，谁个发迹的人，不感激在他当初处于穷途末路时搀扶他一把的恩人呢？”

朱丽莲用纯熟的日语说。她那迷人的眼睛望着笠原，脸上露出含蓄而挑逗的笑意。

笠原把手伸过桌面，在她那甜美的脸上，掐了一掐：“是吗？看来我们是前世有缘呀！”

“唔，别……我好像有点儿醉了，想出去走走，清醒一下！”

上钩了！笠原马上说：“好的！就到我的公寓去好啦！”

“不！市区太嘈杂了，我不喜欢！”

“那，去红枫别墅吧！那里最清静，景致最美好！”

“红枫别墅？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呀？”朱丽莲歪着头问道。

笠原神秘地说：“当然你不知道啦！在全香港，这个地方还没有几个人去过呢。”

朱丽莲暗自打了一个寒噤。红枫别墅，这可是一个魔窟呀！它就像中国大陆解放前的渣滓洞一样，谁要是误入了那块领地，就别想活着出来。她知道，仅近三年间，笠原在这幢别墅里就干掉了二十三名年轻漂亮的姑娘和十四名警察。据可靠情报透露，那里有十二间地下室和一个地下溶尸池。地下室装有海洛因、致幻药等毒品，而溶尸池，则是专门毁尸灭迹的化学药水池。想到这里，她就有些不寒而栗。然

而，她不能不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完不成任务，就难以向上司何仙姑交代呀！她咬咬牙，镇定住情绪，故作天真地轻松一笑，说：“噢，你的别墅，是不是专供你享受的呀？你经常带女人去那儿吗？”

“哪里哟，只有我心爱的女人，我才带她去那儿呢。”

作为笠原内心来说，他是不愿把她带到那儿去的，他想长期玩弄她，如果带到那儿去了后，他就只得干掉她了。因为，把一个陌生人带到那儿后又让他走掉，这是上司所不允许的。

此刻，笠原心中很矛盾，他很后悔刚才答应带她去红枫别墅。他想，他根本不应该答应带她去那儿，但话已出口，再不好收回。带她去那儿，等满足了欲望后，就把她干掉吗？他真有些舍不得呀！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只充满了性感的女人，更何况，她还是他们大和民族的子孙呢！

怎么办？算了吧，只此一次，带她去，在房间里睡上一觉后，就马上离开。这事，不让上司知道就得了。

就在笠原愣神苦思的时候，朱丽莲站起身，示意要去厕所。她穿过餐厅，在走廊边和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擦身而过时，以疾速的动作接过了这个男人从衣袖里露出一只硕大钻戒和一支折叠式超小型手枪。钻戒的外观很美观精致，但里面却镶嵌着微型窃听跟踪器。

这擦身而过的动作尽管十分神速，却被一直隐蔽在对面楼上室内的一个中年男人透过窗棂缝隙发现了。他手里端着一只特制的高倍望远镜，透过镜中，甚至可以看见朱丽莲手上的汗毛。这个中年男人是新加坡的国际警察。为了破获一起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特大贩毒案，他已经跟踪了笠原十余

天时间了。

实际上，朱丽莲也是一个贩毒集团的成员。她的上司名叫“何仙姑”，但属下们背地却叫何仙姑“东方女教父”。而她的真实姓名，至今无人知道。这一次，何仙姑派出她的得力助手，人称“金丝雀”的小姐妹朱丽莲去捣毁笠原以及他上司的毒库，实则是一箭双雕。笠原和他的上司势力越来越大，他们逐步扩张地盘，大有挤掉她何仙姑在香港立足的趋势。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把毒品销往台湾。何仙姑虽然在黑道上经营了十多年毒品生意，始终奉行一条宗旨——不准任何人把毒品销往台湾和大陆，那是她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她的毒品还销到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印度、泰国等地。其中，销到日本最多。这是由于祖父蒙难于日本人手中的原因，她恨透了日本人，她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凶狠、最残忍、最狡诈、也是最可怕的民族，所以，在她的势力范围内，她不启用任何一个日本人，并且专门与日本在港的黑社会作对。十多年中，在她手中丧生的日本人数以百计。她要捣毁笠原以及他的上司的毒库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感激她蒙难时的恩人杰拉尔斯·马丁。杰拉尔斯·马丁是一个法官，他的独生儿子瓦特一心想当上一名出色的警长，跻身于国际警察之列，做一个人人称道的“福尔摩斯”。可是，干了三年的警察，却一直默默无闻，这家伙光有野心和幻想，能力却平庸得很。干警察工作三年多来，不但没有建树，好几次还差点丧命。但是，他倒是为何仙姑的集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使他们常常转危为安。而这一切，瓦特却一无所知。为了能让瓦特早日当上警长，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也为了捧红瓦特，何仙姑决定以恩报恩——

摧毁日本人在港毒库，让瓦特官运亨通。

2

笠原出门时与两个保镖耳语了一阵，两个保镖听完训示后出门将卡蒂牌高级轿车开走了。之后，笠原才搀着朱丽莲走出餐厅，静候片刻，等到一辆福特轿车驶到面前，和朱丽莲上了车，轿车便在海滨公路上疾驶而去。

车后座上，笠原肆无忌惮地搂紧了朱丽莲那娇小丰满的身体，舌头湿津津地，在朱丽莲脸上、脖颈上、手臂上一个劲地狂舔，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像是野兽的双眼闪着可怕而混浊的光影。在他那肥胖身躯的搂抱中，朱丽莲拼力挣扎着。“别……别这样，在车里，前边有人，多不好，等一会儿……”

“别管那么多，你道是出租司机吗？不是，他是我的儿子，他见得多了，没什么，不足为怪。”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朱丽莲的手强行往自己的下身拉。

轿车以每小时 100 公里以上的时速驶向香港岛南端。那里是一片平静的浅水海湾，由于伶仃洋烟波浩淼，奇云竞出，海面上白帆点点，时沉时浮，煞是美丽，令人赏心悦目。海湾的狮子山上，有一大片绿荫如云的森林，红枫别墅就在密林深处。

笠原不愧是老奸巨滑的东西，一路上他让轿车兜了十多个圈子，几乎围绕着香港岛转了三个大圈，在窗帘遮盖着的车内，让人觉得已离开香港数百里似的。

朱丽莲明白他这是在布迷魂阵，同时也知解了他的用意——他并不想享用完后把她干掉。于是，故意问他：“这是到哪里去呀？”

“红枫别墅呀！”

其实，就在笠原的轿车兜圈子的时候，笠原的两个保镖已先行到了红枫别墅。以高羽直夫为头的保镖并没有按照笠原的意图行事。他是笠原的上司安插在笠原身边的心腹，主要任务是监视笠原的活动，因为一旦笠原出事，整个局面就不可收拾。高羽直夫驾车暗暗前往红枫别墅，正好为暗中盯梢的两个人引了路。这两个人，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国际警察罗汉生，另一个呢，便是递给朱丽莲手枪和微型窃听跟踪器的港警总署警官瓦特。

红枫别墅在密林深处的一棵大枫树下，面临大海，一幢小巧别致的山间小屋，一点不引人注目。但是，就在这屋里，却有一个暗道，它一直深入地下，穿过约八十米长的地下走廊，迎面是一座宽阔的大厅。大厅里设备豪华，有全套西方电气设备，这是供贩毒分子们一周一次逍遥享乐的场所。从大厅过去，两边便是一排排房间，房间里的设备，全是仿照高级宾馆的客房布置的，有彩电、冰箱、席梦思和可口的饮料和食物。这十多套房间是贩毒集团的小头目的安身之所，根据大人物的规定，他们一星期只有一次到这里来睡上个安稳觉，而且，不准带女人。如果性欲需要，房间里有可供他们解馋的手淫器具。

装有毒品的地下室和溶尸池，则在这些房间的暗道机关下面。这些地下室里的底层地下室里，并非都装有毒品，它就像皇帝的陵墓一样，只有一个地方藏有毒品，其它全是用来蒙混人的。而这里，只有笠原和他的上司才能打开这一暗道机关。

别墅里还有四名保镖。他们常年住在地面上的屋子里，

装扮成侍者和佣人，看守屋子和侍候笠原。

当高羽直夫两人把轿车停在峡谷深处的松林里后，向小山堡上的别墅走去时，紧跟在后的警官罗汉生以他那非同寻常的轻功几个跳跃，接近了高羽直夫二人，他拔出 HSC 自动手枪，旋上消声器，极为干净地干掉了这两名暗中护驾的保镖，打扫好两人的尸体，便轻巧地闪进了别墅的院墙。

这一切，全然没有躲过紧随其后的瓦特。瓦特虽然能力平庸，但由于何仙姑布置周密，手里又有接收器，可直接接收来自何仙姑的指令和朱丽莲行动的信息，所以毫不慌张。他纵身跳上大枫树，在严严实实的枫叶中隐蔽下来，等待机会行动。

笠原的汽车开到别墅看不见的地方停下后，下了车，便要儿子把车开走了。他和朱丽莲泰然地走进红枫别墅，把四个正关门吃喝玩乐的保镖支使出别墅大门后，急急忙忙推着朱丽莲走进了一间豪华的卧室。

卧室里，笠原首先脱掉了衣服。他浑身长毛，像一只森林里窜出的野猪，欲火已冲昏了他的头脑，看来，他是一刻也不能等待了。

他强横地把朱丽莲掰过来，抱住身子，吻着她的脖颈、乳房……

朱丽莲被抱得紧紧的，她的后背、手臂，都成了吻的对象。“啊！”她不禁叫出声来。虽然不是第一次受到异性的这般抚爱，但她的身体仍然紧张得僵直起来，心里充满了憎恶之感。

这时，笠原已灵巧地脱掉了朱丽莲的内衣，尽管朱丽莲百般挣扎，他那像铁钳似的手搂紧着她，使她反抗不得。她

想：是怎么回事？莫非瓦特这家伙的接收器失灵了？这个时候还没赶到，看来，这一场灾难是在所难免了。她心里一边骂着瓦特这只笨猪，一边寻思怎样脱身。

此时，罗汉生仿佛像天神般降落在卧室里。他趁两人扭作一团时，一记铁拳朝笠原头上砸去，立刻，笠原便惨叫一声，像一头狗熊样摔倒在地板上。

“我以为你……”话还没说完，朱丽莲一看不是瓦特，心里一阵惊讶，急忙扯过一块浴巾把赤裸裸的身子遮住。“你……你是谁？”

罗汉生浪漫地一笑，从口袋里掏出国际警察的证件，在她眼前一晃，说：“姑娘，干这种活，还是我们男人在行！”

突变的情况使朱丽莲一阵心悸。但是，她毕竟是吃了好些年黑社会这碗饭的老手了。略略镇定之后，她向他投去了含情脉脉的目光，罗汉生回望了她一眼。

那是意味深长的一眼。从这一眼之中，她找到了某种扭转局面的契机。面前这个英俊魁梧的中年警官，是不会拒绝一个美丽多情而又年轻的女性的爱的。

“你这人真讨厌，半路拣便宜，眼看到嘴的鸡腿，却让你插一手。”

“怎么，不谢我，反倒怪起我来啦？”

罗汉生以为她真是港警总署的女侦探，毫不放在心上，不无讥讽地这样揶揄道。朱丽莲的公开身份，确实是一名警察，这是罗汉生来港后掌握到的情况，然而，他却万万没料到，这位参与扫毒战的迷人的女警察暗中却又是一名贩毒小头目。这会儿，他只觉得这位同行很是迷人。婀娜的身段、柔软的蜂腰、饱满的乳房和浑圆的臀部，都毫无遮饰地展露

在他眼前，要不是任务在身，他早已忘情地跌入爱河之中了。

趁着笠原还未苏醒过来的时候，罗汉生用一根索链将笠原捆了个结实，然后用打火机的火焰把笠原给烧醒过来。

“你……你这个混蛋，放开我……”笠原呻吟着，叫喊着。

“好吧，要想自由，就请你把别墅里的暗道机关图纸交给我，把藏毒品的地下仓库钥匙交给我。”罗汉生说。

“不知道，我是正经的生意人，我什么也不知道。”

罗汉生见他不说，掏出一把尖尖的、长长的钢针，拼命地在他手指上、脚趾头上乱扎，扎得笠原全身大汗淋漓，像猪一般嚎叫。

“我……我告诉你，我给你……”

就这样，笠原交代了藏有地下仓库钥匙和别墅暗道机关图纸的地方。同时，他还交代了日本贩毒集团在港的另外两个秘密据点。

“两个月前，你们贩运一批可卡因到新加坡，新加坡方面接货的头子是谁？”

在难以忍耐的痛苦折磨中，笠原只好一点一滴交代了他们在新加坡的条条线索，根根毒线。

朱丽莲在笠原开始交代的当儿，就悄悄摸了摸手表，打开了装在手表里的超微型录音机，这些情报，对于何仙姑她们这个集团来说，真可以说是价值万金。

这时候，罗汉生本想继续追问下去，可笠原由于颅脑受伤太重，又一次昏迷了过去。罗汉生怎么摆弄都不能使他马上苏醒过来，只好作罢，转身来光顾朱丽莲小姐。

“喂，你出去一下，我穿衣服。”朱丽莲的身子仍然只裹着一条浴巾，那甜丝丝的声音，格外令人销魂。

罗汉生不但没有出门，反而朝脸色红润、双目顾盼的朱丽莲走了过去，他用双臂一下子就把朱丽莲搂住了。

“抱住我……搂紧点……”朱丽莲激动地喘着气，声音中带着火热的情欲。她一边拼命地吻他，另一只手却悄悄地把他那支放在床头桌上的手枪拿到了，取出枪里的子弹后，关上保险，这才用双手搂紧他，一个劲地亲吻着他的脸颊和胸脯。

当两人正沉溺在欢乐的余韵之中时，蠢笨的瓦特突然破门而入了。他是在院墙外悄悄干掉四名保镖后才进来的。一进门，他就把手枪对准正和朱丽莲搂作一团的罗汉生。

“别动。再动……就打死你。”

罗汉生猛一闪身，将朱丽莲推到前面。”怎么？想打死我？要打，就对准她的胸口吧。”他一步步把朱丽莲推过去，快接近瓦特时，猛地从朱丽莲大腿侧飞起一脚，踢掉了瓦特手中的折叠式手枪，然后，放掉朱丽莲，返身把床头桌上的手枪抓在手里。

“嘿嘿，要想占独份儿功劳么？想得倒挺美。实话告诉你们吧，老子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一份秘密，从今后，老子将成为新加坡的首富，老子决不会让你们两人活着出去。这红枫别墅的秘密，就让它随着你们的灵魂升天去吧！”

啊！原来这个家伙查毒扫毒是假，他也是利用合法的身份在寻找发财的机会呢。对于他的这一幻想，朱丽莲歪着嘴笑了。

“原来，你也是一个冒牌货呀！可是，你别高兴得太早

了，这是在香港，不是在新加坡。老娘也实话告诉你吧，你，也别想从这里活着出去。你那发财梦就随同你的灵魂到阎王那儿做去吧！”

“臭娘们，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我舍不得打死你吗？”他陡地一下子扣动了扳机，撞针只空响了一声，再扣，又是一声空响，还不待他扣动第三下，朱丽莲手中已出现了一支带消声器的微型手枪，那正是她在餐厅里由瓦特交给她，而被他用特制望远镜见到的那支枪。

“很遗憾，你的国家，将要失去一个‘堂堂正正’的国际警察了；不过，你放心，你的家属会得到一笔优厚的抚恤金，你的尸体也会得到厚葬，你就安心升上天国去吧！”

朱丽莲说完，扣动了手中的扳机，枪洞里射出两枚子弹，罗汉生的身躯便像劈柴一般倒下了。

第二天，港九所有报纸上，以显目的版面报道了红枫别墅毒窝被警花朱丽莲和警察瓦特摧毁的消息，标题是：国际警官红枫别墅以身殉职，港警总署英雄儿女智捣毒巢

没几天，瓦特和朱丽莲同时得到了升迁。他们都当上了警长。朱丽莲接到委任书后，阴鹜地暗自一笑。其实，有谁知道呢，就在他们干掉笠原和罗汉生之后，朱丽莲支走了瓦特，在何仙姑的直接指挥下，他们打开地下秘密毒库，将上千公斤可卡因又秘密地从地下通道运往海滨的船上转移走了，而剩在毒库里的，只有两百多公斤海洛因。

为此，“金丝雀”朱丽莲从何仙姑那儿得到了十万美金的奖赏。

3

朱丽莲的祖父是中国人，当年为求生计出国，辗转到新

加坡，娶了个新加坡女人，安了家，生下一儿一女，后来，入了新加坡籍。朱丽莲的祖父和她的父亲尽管勤劳俭朴，积蓄了一笔资金，开了一间小百货店，但由于生意场中风云多变，最后终因负债累累而倒闭，一家人全靠打零工过日子。到朱丽莲长到一十七岁时，她不堪忍受贫寒生活的折磨，违背了祖父和父亲的意愿，悄悄结识了一位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港商，并嫁了他来到香港。可是，她完全没有料到，这位衣冠楚楚的港商，竟是一个骗人贩子，他把一个个艳若桃李的姑娘骗到香港，玩弄后就卖掉，尔后又前往台湾、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再度行骗。

朱丽莲到香港仅一个月，就被这名港商以一万美元之数卖给了“黑海观音”何仙姑手下的一个小头目。这个小头目并非想娶她为妻，只是贪图她的美色，他企图待自己玩够后再转卖给妓院的老鸨，可是，朱丽莲至死不从，拼命抗争，常被他打得血肉模糊。

一个偶然的机，改变了朱丽莲的命运。这一天，这位小头目正在用暴力对她胁迫时，被何仙姑撞进来遇上了。她问明了情由，命手下人狠狠把这位小头目教训了一顿，然后，让侍女把朱丽莲带到自己的别墅，更衣沐浴，为她请医疗伤，伤好后，便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一名贴身侍女。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朱丽莲从何仙姑那儿学到了许多在黑社会里生存的技能，同时，也了解了何仙姑的脾性和为人。何仙姑虽是黑社会家族中的大人物，但典雅高贵，“心肠较好”。在她的手下，她绝不允许有人随便污辱女人，一旦发现，轻则一顿毒打，重者则会魂归西天。这是她十多年来在这个集团中定下的规矩。这一规矩，和她那曲曲折折的经历有着密切

的联系。她“扶弱除强”，专门资助、改变一些走投无路、而又富有天资的聪明人的命运。她可以把一个才华横溢，但因贫穷无名而落到身无分文决计走上悬梁自尽的未入流作家捧红；她可以把一位姿色平庸，但为人正直，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人人瞩目的影员拉到影视巨星的宝座上去，她可以把一位才能低下的小警察提拔为警长、大警官，就像瓦特那样，只要有一个机会就可以使他功成名就；她还可以让一个街头乞丐摇身一变成为万贯富翁。总之，她神通广大，在香港、在台湾、在印度、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等地区和国家，她想要干什么总可以成功。

朱丽莲以自身具备的条件和机遇，得到了何仙姑的宠爱，她在何仙姑身边混了几年，茅塞顿开，知识大长，身份和名望也越来越响。几年中，她当过一部武功片的主角，获得过选美赛中的亚军，根据何仙姑的安排，她还协助警署的警长们破获过几件刑事案件和贩毒小案，得到了警署的赞赏，并聘用她当了一名暗警。当然，知恩图报嘛，她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报答何仙姑的恩德。如果要她以生命的代价来报答何仙姑的话，她决不会犹豫。她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暗中为何仙姑的贩毒业服务，还负责收集官方绝密情报和制造假情报迷惑官方。对此，何仙姑奖惩分明，她所提供的每一份情报，何仙姑都按价给了经费与她。她把钱汇回新加坡，使她的父兄成了当地的经济实业家。

除了从何仙姑那儿得到一些应该得到的活动经费外，她还运用她的聪明才智从英国谍报机关里赚取了一大笔钱。她在一份英国在港的花名册上动了一番脑筋，于是脑海里马上诞生了若干名贩毒人员，他们有高级工程师、教授、脱衣舞